

文汇报辣评

连环“蹭热点”，影响的是影视业的创作生态

王彦

一个点子火了，一批创作蜂拥而至，时下，这情形竟成为需要丰富创作想象力的影视业的通病，这样“省事省力”的“蹭热点”博点击量，已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创作生态。

3月6日，一微博“网友”发布了一则自己天马行空畅想的故事梗概。故事围绕四名才智兼备的女性展开，强调女性不论年纪都可以活得美丽而自由，取名《淑女的品格》。彼时，网络上关于40岁以上女演员没有好角色可演的舆论正沸腾，如此创意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榜，广大网友不仅点赞，还提名俞飞鸿、陈数、曾黎、袁泉出演。5月8日晚间，一家片方宣布，电视剧《淑女的品格》正

式立项，且已邀请到当时发布故事梗概的微博网友参与创作。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相关部门的网络公示中，仅4月份就有三部以“淑女”为名的剧集备案，两部《淑女的品格》、一部《淑女的格调》。除了名字撞车，故事大纲也换汤不换药，无非是四位女性、职业各异、独立奋斗。

记得前几年，央视播出的《大哥》颇受好评，随后就有《大姐》《兄弟》《嫂子》《妻子》前来“攀亲戚”；《中国式离婚》热播后，《中国式结婚》《中国式婚姻》《中国式再婚》誓把婚姻分析透彻；《回家的诱惑》曾创下收视纪录，结果《回家的欲望》《欲望的阶梯》《妻子的谎言》《丈夫的谎言》都沉迷于夫妻之间、婚姻内外的杯水

风波……

创作者的动机很明显，要在万类霜天的影视圈里争夺宝贵的观众注意力，最省事的办法便是跟风蹭热点。跟风相当于模仿复制，直到在同一题材里掘地三尺，把观众的新鲜感透支殆尽。蹭热点的“性价比”更高，它往往连模仿都不需要，有个以假乱真的名字足矣。比如《裸婚时代》之后，有部《裸嫁时代》；《潜伏》之后，有人拍了《错伏》；而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成了热门话题，网络大电影领域便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扎堆了……

都说中国的影视创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电视剧年产量1.4万集，电影一年取得公映许可证的达970部。

但其中的确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片名、剧名的雷同，其实是创作雷同的必然结果。背后是创作者们疏于原创，而是热衷走捷径，搭便车的“创作逻辑”。难怪观众常有感觉，明明新剧、新片不断，可不落俗套的却只寥寥几部。创作者们总是集体蹭热点，这是名头上的狐假虎威、投资上的急功近利，更是创作上的投机取巧。它或许符合商业逻辑，但归根结底是对自身原创能力的不够自信。更可怕的是，同质化的内容虽在短期内迎合了市场，却低估了观众日益提升的品位和多元化需求。几次三番集体蹭热点，折损的终将是观众的信任、期待与整个市场的潜力。

“移动电影院”上线 手机和院线有望“零时差”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旅游途中无法观看新上映的影片，工作繁忙无暇抽身去影院，想看的小众电影没有排片，大师新作一遍看不懂……即日起，中国电影迎来一种新业态，目标便是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一款名为“移动电影院”的产品昨天发布。与以往视频网站放电影略有不同，这款手机App首次实现了移动端与公映院线“零时差”同步。换言之，电影院正在放哪些新片，手机上就能同步购票观看，移动端票款计入中国电影总票房。以该产品试运营期间的影片为例，《脱单告急》《第三度嫌疑人》《香港大营救》都是正处公映档期的院线片。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移动用户已达到14.7亿；2017年，中国手机视频用户为5.25亿，且平均每天有2.9亿人次消费长视频。移动观看的大气候已成，现在“零窗口期”又来了，看电影将变得更自由任性。那么，新业态真的会带给中国电影颠覆性的变革吗？

“移动电影院”到来后，类似《百鸟朝凤》的文艺片或有缘登上春节、国庆等超级档期，影迷也可在春节看完商业大片后多些“清粥小菜”换换口味。为了满足影迷需求，该App上还设有解说功能，那些独具匠心的导演心思、晦涩难懂的文艺片暗线，都能通过线上专家解说，一一解惑。据悉，产品还在不断研发中。今年暑期，线上直播首映式、HD版本等升级内容有望上线。届时，影迷能躺在家中尝鲜零点场。

院线片延伸到了随时随地，实体影院怎么办？业内专家表示，差异化发行、多渠道发行，是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艺术电影联盟、线上院线逐步形成气候，传统的实体影院是时候把提升观影体验、观影服务放到日程上来了。高群耀说：“我们的定位从来不是取代实体院线，而是成为它的有益补充，帮助更多影片实现院线放映的心愿。计划用五年时间，为中国电影增加10亿块‘银幕’。”

事实上，仅用改变观影方式来概括新业态的意义，未免狭隘。在专家看来，线上同步观影，最大的受益者不在大都市。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张作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升，影院观影的消费需求也在急剧飙升。但在一些人口低密度区域，实体影院并不能适配区域的观影需求。”数据显示，2017年，国内有350个县级行政区没有实体电影院，覆盖常住人口总数超过7000万，912个县级行政区

叶小纲第五交响乐《鲁迅》将在上海首演 以音乐塑造文学作品中的物

本报讯（记者姜方）叶小纲第五交响乐《鲁迅》下周将由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进行上海首演。作品由《社戏》《闰土》《阿Q》《祥林嫂》《野草》《朝花夕拾》《两地书》《魂》九个章节构成。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想用音乐塑造一个有情有义的鲁迅，同时声情并茂地展现他笔下的人物、风景与理念。”

“我十多岁时就开始看鲁迅的作品，并拿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他所有的作品我都看过，那时我看到好词好句会全部摘抄下来。”叶小纲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时，曾前往鲁迅故居采风，那时他就有了创作鲁迅题材音乐作品的想法。然而他觉得当时自己的作曲技法和思想都稍显稚嫩，所以迟迟没有动笔。近年来，叶小纲多次探访绍兴鲁迅故居，鲁迅曾工作过的上海虹口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绍兴的鲁迅纪念馆等地，并于2016年接受鲁迅文化基金会、浙江交响乐团和浙江省相关部门的委约，开始创作第五交响乐《鲁迅》。叶小纲说：“创作过程称得上是一气呵成，我草稿写了一个月，配器花了两个月，积累了几十年的对鲁迅与其作品的情感一下子倾泻而出，夙愿得偿。”2017年9月25日，在鲁迅诞辰136周年之际，《鲁迅》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该作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鲁迅的生平志向以及他笔下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阿Q》《祥林嫂》三个章节，分别通过男中音、男低音和女中音来演绎鲁迅笔下的这三个代表性人物。“我试图以音乐生动形象且准确地塑造人物特性，让人们觉得祥林嫂一开口就是祥林嫂，阿Q一开口就是阿Q。”绍兴大班、宁波滩簧等江南地区的音乐素材被叶小纲用来表现人物，同时描绘小说《社戏》中有声有色、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象。叶小纲还以音乐展现了鲁迅与妻子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在整部作品中，这段章节的风格显得更自然朴素，通过男、女高音的对唱，勾勒出鲁迅充满温存、极具孩子气的一面。”最后一个章节《魂》则描绘了叶小纲心中完整的鲁迅，并与之前章节形成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叶小纲在20年前曾写下电影音乐《且介亭杂忆》《祥林嫂》《两地书》《社戏》《虹口往事》，并由当时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交响乐队演奏。这五首作品被叶小纲合称为《江南回忆》，用音乐记录了他走过江南水乡、上海街头巷尾时的点点滴滴。颇有渊源的是，上海广播交响乐团是如今的海上交响乐团的前身；而当时《江南回忆》的执棒者张义，正是眼下上海交响乐团的新任艺术总监。

第五交响曲《鲁迅》上海首演将由胡咏言执棒，女高音宋元明、女中音朱慧玲、男高音石倚洁、男中音刘嵩虎和男低音沈洋担任独唱，濮存昕担任《野草》章节的朗诵。其中唱词全部选自鲁迅原著，由陈钦智担任唱词编录工作。

与文学爱好者分享“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多元” 九国作家齐聚思南读书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筱丽）来自加拿大、法国、智利、捷克等九个国家的九位作家齐聚昨晚举行的思南读书会，以“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多元”为主题，与沪上的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的美丽之处，诗歌能否翻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取决于诗歌本身的语言和目的，语言和内容应当在翻译过程中相辅相成，译者不可以自我的想法为中心。”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芭芭拉·保加尼克认为翻译诗歌的过程能够使得译者学会谦逊。

如何处理好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是小说家们长久以来在写作中碰到的难题。“生活中多样的情绪，个体的爱恨情愁或者生老病死，都是小说家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将真实生活的零散碎片拼贴还原，给读者以原貌是作家的职责。”丹麦作家福乐德·欧尔森表示。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每个国家的作者也都不同，意大利作家莱纳·斯图茨谈到了中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拥有上海芭蕾舞团独特海派艺术风格的《睡美人》才得以诞生。编导德里克说，一个舞团最重要的不是主要演员，而是群舞演员，他们就像基石，有了基石才能在上面点缀珠宝和钻石。（上芭供图）

上海芭蕾舞团用“衡量芭蕾舞团古典作品演出水准标尺”之作呈现海派芭蕾风尚

“上芭版”《睡美人》今晚世界首演

■本报记者 李硕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明星吴虎生和主要演员戚冰雪正在排练舞剧《睡美人》第三幕“婚礼双人舞”。在这段双人舞中有一组精彩的三连“鱼跃”，舞段结束也极为优美，扮演奥罗拉公主的戚冰雪离开地面仅十几厘米，双腿高高悬在空中，扮演德西雷王子的吴虎生则在完成优雅动作的同时“举重若轻”，仅用单臂将公主“定”在空中，对演员控制力的要求极高。

国际芭蕾舞名团必修课“柴可夫斯基三部曲”之中，《睡美人》堪称巅峰之作，是“衡量芭蕾舞团古典作品演出水准标尺”的作品。上芭全团已从4月29日开始进入每天两次全副联排，终于迎来今晚的世界首演。

世界首演，意味着不能松懈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125周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摘下了《睡美人》这颗芭蕾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表示：“2018上海芭蕾舞团版《睡美人》就音乐、故事和舞蹈而言，是我们对纯正古典芭蕾风格的继承；而就舞美、服饰和灯光设计而言，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上海芭蕾舞团的创作。《睡美人》的全球首演，意味着我们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实力、管理制作都登上了新的高度。”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拥有上海芭蕾舞团独特海派艺术风格的《睡美人》才得以诞生。这也标志着上海芭蕾舞团对芭蕾艺术的不懈传承与创新，以往作为上海派芭蕾风尚、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贡献了一份力量。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芭蕾舞团都会排演“柴可夫斯基三部曲”，不仅看主要演员，也要看群舞演员的水平。



一周七天无休，是《睡美人》启动以来的日常。排练厅里，演员们在进行紧张排练。（张挺摄）

编导德里克认为，上芭已经成长到了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水平，绝对能够媲美世界上许多知名的芭蕾舞团。“上芭豪华版《天鹅湖》今年在荷兰巡演时受到巨大欢迎，很多人说从没见过一个团的群舞演员动作可以这样干净整齐。一个舞

团最重要的不是主要演员，而是群舞演员，他们就像基石，有了基石才能在上面点缀珠宝和钻石。这些年上芭变化很大，尤其是新人有很大进步，能接受我的意见并做到提升。”

一周七天无休，是《睡美人》启动

以来的日常。午后，洒满温暖阳光的102排练厅里，在钢琴伴奏声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女演员们每一次脚尖落地时发出的哒哒声，听到男演员们每一次跳跃后地板发出的共鸣，听到主演们跳完奏谢幕后的喘气声……跳到每一根发丝都在滴汗，跳到衣服湿透，跳到脚后跟水泡长了破破了又长，跳到脚趾头挤压摩擦一个个肉刺，跳到心脏像要蹦出胸腔，也要灿烂地微笑……

经典作品，意味着不能出错

对于一个芭蕾舞演员来说，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整地演绎这部作品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睡美人》太经典了，演员们对它的期待完全不亚于观众们的观赏期待。

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饰演“德西雷王子”，在紫丁香仙女的指引下来到公主身边，以“真爱之力”解除沉睡魔咒。如此充满了明亮色彩的角色，虽然不需要很多尖锐的、纠结的、大起大落的情感处理，但他认为如何表演得自然、如何让一些单一的哑剧动作溶解在旋律里，成为戏剧逻辑的支撑，这些并不简单。“这部作品的创排让我每天都在为自己表演的状态、技术的稳定性设立更高的目标。因为《睡美人》必须是经典的，从审美风格到人物状态，包括技术难度必须是‘原汁原味’，容不得丝毫的省略。”吴虎生说。

这部舞剧最大的难点落在饰演“奥罗拉公主”的上芭主要演员戚冰雪身上。从第一幕到第三幕，奥罗拉几乎都在台上，体力上有很大的挑战，通过三段柔板——第一幕“玫瑰柔板”、第二幕“幻景”、第三幕双人舞，揣摩出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成长为甜蜜人妇的过程，而三种不同的状态让该角色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戚冰雪看了很多版本的《睡美人》，希望可以把人物的层次演绎出来。大段的紧凑的舞段、快速的单人舞配合、多变的节奏处理，对她提出了艺术和技术上很多新的极限挑战。